

評析當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台灣因應之道

張心怡*

摘要

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運動始自於 1967 年的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由於她是小國區域主義的一個嘗試與類型，屬於一種次區域組織，軍事安全仰賴大國，經濟難以自主，因此成立以後的功能並不顯著。1997 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後，東協和南韓、香港等受害最深的國家和地區由於未能在體制內獲得開發國家之協助，遂體悟到唯有尋求區域內國家間直接的經濟合作，才是東亞國家自我救濟的有效途徑，因此由東協主導，中共、日本與南韓繼起響應，並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方式而展開的東亞經濟整合運動遂應運而生。目前這項經濟整合運動正以「東協+3」與「東協+1」兩種型式在進行之中，東亞地區的重要經濟體都被吸納在內，只有我國被排擠在外。面對此一情勢發展，我們應及早籌謀對策，否則恐怕有被「邊緣化」之虞。

關鍵詞：東亞經濟整合、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3」、「東協+1」、自由貿易協定（FTA）

*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壹、前言

冷戰結束後，美蘇兩極意識形態對立體系瓦解，過去國際間的政治對立開始逐漸被經濟合作取代，而區域組織的整合，亦由安全性的議題轉變為經濟性的議題，自由貿易和區域經濟整合，儼然成為當前國際經濟發展趨勢的主流。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區域化（regionalization）是推動當前國際政經關係發展的兩股重要趨勢。前者為一個具有多重意義的發展，涉及到政治、經濟、科技、社會、文化、生態等，大致表徵為一個全球社會的逐漸成形，透過資訊與文化的互動溝通使人們表現出共同行為，呈現一體化趨勢。經濟「區域化」的課題，則是自西歐六國於 1950 年代推動「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後，始引發世人廣泛的注意與討論。北美國家亦於 1980 年代開始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之建構；東南亞國家則早於 1967 年即自行組成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後稱東協），並於 1990 年代開始推動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和東協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的建立；同一時期，東北亞地區亦出現有欲成立圖們江經濟圈、渤海經濟圈、環日本海經濟圈、泛黃海經濟圈、東北亞經濟圈等經濟走向整合與合作的發展趨勢；整個亞太地區又有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後稱亞太經合會）之經濟組織，積極欲走向亞太經濟圈或亞太共同體的發展。這些區域經濟合作構想雖仍在啟動階段，但整體世界經濟逐漸呈現出

「區域化」的發展現象，則是有目共睹。¹現階段東亞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正面臨結構性的轉型，而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概念適可作為解釋當前東亞政經發展的重要理論之一，故本文擬由區域主義觀點出發，探討當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概況，首先闡述東亞經濟整合的歷史沿革與現況發展，其次分析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未來趨勢與角色扮演，最後探討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對我國經貿發展的影響以及我國未來經貿發展所可採行的相關策略。

貳、區域主義與經濟整合的關係

冷戰結束後，區域主義成為當今國際政治的主流，也是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指導戰略，一般認為「區域（Region）指的是「一群國家座落在相同的地理特別範圍內」，而在國際關係的領域裡，區域則為「以某一特殊的地理範圍為基礎，由在經濟、政治、安全與文化各方面具有認同感的國家所組成的一種介於民族國家與全球體系之間的中間層次或過度層次體系」²，它通常具有鄰近性、相似性、包容性、重疊性與相互依存性等特點。³至於「區域主義」，一般係指「在具有特定地緣關係的國家間，透過制度上的相互合作與互助，而在經濟、政治上發展出更大的共同體」，學者 Charles Kupchan 認為區域主義是「一群對社區有共同認同感的國家結合」，⁴深入探究之，區域主義在政治面向上的確含有區域

¹ 宋鎮照，〈從全球化與區域化分析東協的台海兩岸發展策略〉，嘉義：南華大學第二屆亞太學術研討會論文，2004年4月29日，頁2-3。

² 王遠嘉，〈「東協十加一」與「東協十加三」整合之比較研究——以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見 <http://w3.ydu.edu.tw/ge/teacher/asean.pdf>。

³ 同前註。

⁴ Charles Kupchan, "Regionalizing Europe's Security: The Case for a New

國家間透過政治力量的運用與調節，達成衝突解決與整合合作之意涵，而學者 Robert Gilpin 則點明了區域主義在經濟面向上的表徵，Gilpin 認為「在一定地理範圍內的若干國家，試圖透過經濟合作或聯盟，改善它們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地位，或增進其在區域內的政經份量...其中最主要的一種經貿合作形式，就是建立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⁵。質言之，區域主義不僅是國際政治經濟相互依賴下的產物，亦可被視為區域體系內的一種意識型態，或指一種民族國家聚集的表現形式；此外，區域主義一方面可被視為經濟（活動）流動（economic flows）的集中，另一方面則可作為外交政策協調的表示。⁶

區域經濟整合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是當前國際經濟與貿易發展的主要趨勢，它始自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歐洲。當時歐洲各國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摧殘，不論在財產上或生命的損失都相當慘重，百年來位居世界政治經濟舞台重心的優勢也逐漸喪失；為了恢復整個區域的繁榮以及加速戰後的經濟重建，西歐國家領袖於是倡導歐洲的整合，開始在經貿關係上尋求合作，希望透過經濟整合，達到整體的經濟繁榮，使經濟持續成長，於是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以及後續的歐洲共同體⁷，1993 年 11 月，在馬斯垂克條約通過

Mitteleuropa,” in Edward Mansfield and Helen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09-238.

⁵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30.

⁶ 宋興洲，〈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24 期，2005，頁 1-48。

⁷ 1950 年 5 月 9 日，法國外長舒曼宣佈「舒曼計畫」(Schuman Plan)，推動法、德兩國合組高級公署共管兩國煤鋼的建議。次年四月，法、西德、義、比、荷、盧森堡等六國共同簽署了「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以建立煤鋼自由貿易

後，歐洲共同體正式更名為歐洲聯盟。歐洲各國透過整合，不但促成個別會員國經濟的高度成長，更確保了歐洲長期的穩定和平，歐盟在 2004 年東擴之後，目前擁有二十五個會員國，四億五千萬人口，不僅經濟實力與軍事預算排名世界第二，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也大幅提升，凡此豐碩的成果自為世人所欣羨，而區域整合遂成爲一股不可抵擋的世界潮流。受到歐盟在經濟整合上有重大進展之影響，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整合自後冷戰時期起，遂成爲各國經濟發展的關注焦點，替本區的區域發展帶來了全新的風貌。

所謂的「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一般指的是主權國家間從經濟合作到貿易、財稅、貨幣、金融等政策的協調過程，其目的是希望透過經濟整合達到整體的經濟繁榮與持續成長，進而維持社會福祉。若從靜態的角度來觀察經濟整合，它指的是一種事實狀態，亦即某一區域中個別國家的經濟不受傳統國土疆界的區隔，而混合成一個經濟實體的結果；若從動態的角度觀察，則可將之視爲一個過程，亦即消除各國經濟間各類障礙，從而逐漸成爲一個更大的經濟實體。然而，各國間從事經濟整合，有其主客觀條件因素，概括而言，地理條件、文化關係與經濟上的共同利益等，往往是促成特定區域內之國家進行經濟整合的主要因素。⁸學者 Karl W. Deutsch 認爲，區域國家由於地理、文化或歷史因素、經濟與財政的牽連、政治開放程度及社會制度的相似

區消除會員國煤鋼產品的貿易障礙。1955 年，六國外長又決定設立「歐洲共同經濟體」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而在 1967 年將此三個共同體合併，同時擴大其組織規模組成「歐洲共同體」。見，陳勁，《歐洲聯盟之整合與體制運作》(台北：五南，1999)，頁 7-9。

⁸ R. F. Sannwald & J. Stohler, *Economic Integration*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38.

或所有上述因素之混合，而團結一致進行經濟整合；整合之條件則包括各國間的共同相關性（即區域國家間經貿活動的相對份量）、價值的一致性與某些共同利益的存在與程度、共同的感應性（即各國已確知整合所存在的重要能量與資源）與各國對共同利益之期望等。⁹Deutsch 也強調，雖然各國既有的經濟與政治體制、發展程度、文化與人文背景條件，決定了其相互整合的可能性與其可能使用之工具，但真正促進整合的將是各國對整合創造的價值與價值分配的認知與期望。

以戰後歐洲整合運動之興起為例，除了民族共同感情的再生外，當時所面對之蘇聯勢力擴張、經濟亟待復興及不願在政治上淪為美蘇兩大超強附庸的政治顧慮，也是整合理念興起的重要原因¹⁰。故而所謂「區域」整合之地緣特性，如地理位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條件，只能視為發動整合的充分條件，而不能成為發動整合的必要條件，因有地緣關係的國家間若非有共同利益，亦不可能有深度整合。¹¹不過地緣因素對區域經濟整合終究有其重要的影響，相互毗連的國家成為區域經濟整合組織成員的機會比較容易，經貿關係也比較密切，則是一項不爭的事實。因此當前各主要區域經濟整合組織，諸如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 簡稱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協、亞太經合會等，無不以地緣因素作為其成員建構經貿關係的重要橋樑。

學者 Bela Balassa 在《經濟整合理論》一書中將經濟整合的

⁹ Karl W. Deutsch 原著，李其泰譯，《國際關係的解析》（*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mel Hampstead: Prentice-Hall, 1968。台北：黎明，1971），頁 293-294。

¹⁰ 陳勁，前揭書，頁 88-92。

¹¹ 同前註，頁 8-11。

意涵侷限在國與國之間的動態整合，並以歐洲共同市場為主題，說明各會員國如何達成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並將之整理出五種層次高低不同的區域經濟整合形式：¹²

1. 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區域內的國家同意消除關稅及限額的措施，以利貿易；然而每一個簽署國對第三國的關稅及其他的貿易規範，則隨意自主，不受自由貿易條約的拘束。
2. 關稅同盟 (Customs Union) ——同盟區域內國家不但祛除關稅及限額條例，對第三國也採取共同一致的關稅稅率；各關稅同盟國以單一實體採取劃一步調參與國際貿易及關稅的協商。
3. 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 ——除了跟關稅同盟一樣外，共同市場內的產品貨物、勞務及生產要素(包括資金，勞動力)自由流動，但對第三國生產要素的流動則採一致的規範或限制。
4. 經濟聯盟 (Economic Union) ——不僅各會員國同屬一個共同市場，也進行財政、貨幣、工業、地方區域、運輸或其他經濟政策的調和運作，將各會員國的經濟政策差異性減到最低，俾避免影響到經濟整合的順遂。
5. 完整經濟聯盟 (Total/ Complete/ Full Economic Union) ——各國經濟渾然成為單一的經濟實體，由超國家的政府統籌實行單一的經濟政策；換言之，各國已無實質上經濟政策的差別性。

區域經濟的整合表面上看來是經濟層面的活動，但揆諸實際，仍有其政治層面的決定。一個國家決定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加入關稅聯盟、共同市場到積極昇級建立經濟聯盟，就是表示放

¹² Bela Balass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1962) 引自張維邦，〈歐洲整合的意涵與模式〉，財團法人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棄有關關稅、限額的國家主權，甚至為達成經濟政策的協調一致，各會員國不得不放棄更大部分的傳統國家主權。但這並不意味國家主權已經過時，事實上，民族國家或國家主義的概念迄未消逝，只不過是從一個傳統的國家主權升高到一個規模更大的經濟聯盟或是較鬆懈的邦聯及較嚴謹的聯邦國家主權的形式而已。以歐盟為例，各會員國還沒有放棄全部的國家主權，但有朝一日經由經濟整合達成政治整合時，將國家主權提昇到歐洲聯邦合眾國的層次恐怕也是勢所難免。

叁、東亞經濟整合的歷史沿革、現況與未來的趨勢發展

如前所言，九十年代以返，全世界各地區幾乎都已成立了地區性的合作組織，唯獨作為一個整體的東亞地區¹³，卻仍然沒有形成自己的地區組織，只出現了一些覆蓋東亞國家的合作組織和論壇，如東協、亞太經合會。就嚴格意義而言，此二組織都不能真正代表東亞地區合作組織：因為東協並未包括東亞地區的中共、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除外）；而亞太經合會涵蓋的區域過於廣闊，成員也不僅限於東亞國家。不過二者的組織架構、發展經驗與功能成效，對於未來東亞地區經濟整合組織之建構，必能提供極為重要的啓示與助益則是無庸置疑，故本章先就東亞過去經濟整合的歷史演變與現況發展二個面向予以闡述。

¹³ 泛指東北亞與東南亞二大地區。

一、歷史沿革

(一) 東協

東協是在 1967 年 8 月 8 日，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以及泰國等五國的外交部長在曼谷共同簽署「曼谷宣言」而成立。1984 年以後，汶萊、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等國相繼獲准加入，迄今共有 10 會員國。其成立之目的與宗旨，限定在會員國之內進行社會、文化、經濟、科學等領域之合作與互助，以提高人民福祉。目前正積極推動該地區經濟合作、貿易自由化及追求政經穩定等多項議題。

1975 年越戰結束，次年東協政府首長在印尼召開第一屆高峰會議，決定東協將與其他國家、國際集團勢力與國際組織展開對話，爭取合作關係，這使得東協在國際政治上變得比較活躍。1997 年 12 月，首次東協和中共、日本、南韓領袖非正式會晤（東協加三會議，簡稱「十加三」），東協並分別與中共、日本、南韓等國領袖舉行非正式會議（東協加一會議，簡稱「十加一」）。其後東亞 12 國在吉隆坡舉行首次東協—中共、日本、南韓非正式會議，這次會議的召開，象徵著東亞區域合作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開始了東亞地區合作的初期發展階段。¹⁴

基本上東協是小國區域主義的一個嘗試與類型，屬於一種次區域組織。由於軍事安全仰賴大國，經濟難以自主，因此成立以後的功能並不顯著。雖然目前它有十個成員國，也在 1984 年成爲美國第五大貿易伙伴，但其會員國組織或經濟都仍需要組織外國

¹⁴ 張錫鎮，〈東亞區域合作與合作機制〉，見：
<http://www.fics.org.tw/topic/html/topic006.htm>。

家（日本、中華民國）提供協助與支援，未能像「歐洲煤鋼共同體」或「歐洲共同經濟體」一般進一步擴大成爲「歐洲共同體」的區域組織。亞洲在八 0 年代以後，已有成立大型區域組織的構想，東協未來可能被吸納成爲此一更大的外造組織之一部分。無論如何，東協畢竟是戰後亞洲第一個由亞洲國家自己組成而又能排除外洲強權主宰控制的區域組織，對於促進亞洲國家之間的溝通與合作，自有其階段性的貢獻。

（二）亞太經合會

亞太經合會是 1989 年在澳洲坎培拉舉行的部長會議中所發起的一個亞太地區之經濟論壇，由來自 12 國的代表共同參與。它可以稱得上是世界最大的區域性組織，目前成員擁有澳大利亞、汶萊、加拿大、智利、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印尼、日本、韓國（南韓）、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秘魯、菲律賓、俄羅斯、新加坡、中華台北、泰國、美國及越南等 21 個國家，涵蓋的區域也最大，組織成員幾乎包括了整個太平洋盆地，許多會員國也各自加入其他地區的貿易自由化組織。亞太經合會成立目的在於開放的區域主義，而其成立之初，一直是強調以經貿議題爲主，希望經由各會員體高級首長之間的對話與協商，尋求亞太地區經貿政策之協調，促進亞太地區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與區域合作，維持區域之成長與發展。

亞太經合會成立以來，對於亞太地區經濟和策略發展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在世界經濟版圖中，亞太經合會與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形成鼎足而立的局勢。即使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亞太經合會仍展現出其在新世紀的發展潛力。在 1995 年時，其 18

個經濟會員體（秘魯、俄羅斯、越南等三國 1998 年 11 月才加入）之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總值超過 16 兆美元，到 1999 年，21 個經濟會員體之國內生產毛額超過 18 兆美元，商品貿易比重約佔全球一半的比例，而其佔有世界收入的比例更高達 55%。然而，其總人口卻僅約佔世界的 40%，足見亞太經合會在世界經濟的重要性。

隨著亞太地區經濟規模的擴大和延伸，亞太經合會基本性質已逐步朝向建制化、領袖化與決議性邁進，其地位與功能亦獲得普遍的肯定。最重要者，就是經歷十多年的互動、整合和發展，逐漸浮顯出「亞太經濟社區」的輪廓，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 的構想亦正在倡議醞釀中。因此，當全球重心逐漸移轉到亞太地區時，亞太經合會在經濟整合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也備受矚目。

綜合言之，過去東亞地區曾出現了一些覆蓋東亞國家的合作組織和論壇，如東協、亞太經合會等。不過，東協未包括東亞地區的幾個主要經濟體，彼此成員間缺乏互補性，且市場有限，而亞太經合會的成員並不僅限於東亞地區國家，且它是一個由美國主導的洲際性經濟整合組織，未來很難作為一個符合嚴格意義的區域合作組織。而在東協與亞太經合會兩者的關係上，東協國家認為一個以亞太區域為範圍的經濟組織，將會導致東協國家產品競爭力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削弱，再者，東協也擔心美日等先進工業化國家有主導與操縱亞太經合會的企圖，從而致使東協失去既有的影響力；另一方面，近來東亞所流行以東協為樞紐來洽簽的自由貿易協定，其功能與亞太經合會的宗旨與既定的工作同質性過高，故東協與亞太經合會間所存在的競爭性大於互補性。由

此觀之，上述二者均不能成爲未來真正代表東亞地區合作組織。然其組織架構、發展經驗與功能成效，對於未來東亞地區經濟整合組織之建構，將能提供極其重要的助益與啓示，則是毋庸置疑。

二、現況分析

自八 0 年代以來，整個東亞地區無論是政治情勢和經濟狀況都起了很大的變化，區域內各經濟體之間的互動愈來愈頻繁，彼此互賴的程度也愈來愈深。首先，國際局勢在後冷戰時代起了重大的轉變，蘇東波效應與兩極體系的瓦解替本區帶來了空前穩定，使東亞國家開始注意到國內的經濟發展和對外的經濟合作。長期處於衝突狀態的中南半島因 1990 年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和 1991 年巴黎國際會議就柬埔寨問題政治解決達成協議而出現了和平局面。中共也開始積極與所有東亞國家建立或恢復外交關係。2000 年 6 月，長久敵對的朝鮮半島也因南、北韓雙方實現了首次高峰會談而結束了長達五十年的敵對狀態。地區安全和穩定的實現，使得東亞各國將主要精力和注意力轉向國內經濟建設和發展，並開始推行對外合作的政策。

其次，東亞人口接近 20 億，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999 年國內生產毛額與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相當，整個東亞對外貿易額超過了 2.6 兆美元，占世界貿易總額的 23% 左右，並且還擁有一半以上世界外匯儲備，東亞已成爲世界經濟的重要支柱。至於內部的經貿互動，東亞的區內貿易已接近整個地區對外貿易的一半，地區內的相互投資也迅速增長。1995 年東亞地區各國家所引進的外資，有一半是來自東亞地區內部，主要是東亞新興工業國如中華民國、南韓、新加坡、香港等，其次是日本。四小龍對東

亞的投資增長的最快，1995 年達 413 億美元，僅次於日本的 568 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 380 億美元。¹⁵東亞國家間這種不斷深化的經濟依存關係，已為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工程奠定了基礎，也提供了動力。

再者，東亞地區產業結構呈梯形佈局，彼此具有極高的互補性。區域內的經濟體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日本這個東亞最發達的經濟體，一方面是區域內資金、技術和高新技術產品的主要供應者，另一方面也是能源、原料和消費品的重要市場。南韓、中華民國、新加坡和香港等四小龍則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其產業結構及動力雖然不如日本健全活絡，但也具有某種程度的上述特徵。東協十國中的主要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四國和中共目前仍處於勞動密集型態的產業階段，只能充當前兩者的加工生產基地。至於其他東亞國家的產業發展則處於更低層次，承擔著原料、初級產品和農產品出口的任務。東亞地區產業發展的此種垂直分工結構，要進一步發展到水平分工結構，可能還要維持一段相當長久的時間。而不論垂直分工結構還是水平分工結構，都充分顯示東亞地區國家彼此之間在經濟發展上的倚賴性與互補性。

最後，九十年代以來，全球化的浪潮推動了資本、技術、信息、資源、勞動力等的跨國流動，一個單一的資本市場極易受到國際流動資本的衝擊，尤其是經濟實力和金融體系脆弱的國家和地區遭受打擊的機會更大。以 1997 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其影響所及，導致東亞市場出現突發性且史無前例的資產價格縮水以及激烈的經濟衰退。歷時僅年餘，股票市場之市值如以美元計

¹⁵ 見 <http://www.fics.org.tw/topic/html/topic006.htm>。

價，縮水達 85%。同樣的，東亞國家幣值貶值的幅度也超過用以維持出口競爭力的程度，若干貨幣在 1998 年 7 月底前，相對於美元已貶值了 50%至 80%。東亞國家貨幣的快速貶值，以及資產價格的崩跌，隨著通貨膨脹壓力的形成，造成實質購買力的減少，以及經濟成長顯著的衰退：亞洲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也由 1996 年的 6.6%減少至 1997 年的 5.8%。隨著市場變動性的加大，以及經濟基本面的惡化導致資金外流，新興市場逐漸成為高風險、低報酬的市場。東亞地區此項金融危機，本是由於西方國家的金融投機誘導的，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國，卻是隔岸觀火，遲遲不採取行動予以救助，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則在提供援助時附加了苛刻的條件，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也未能及時採行有效因應對策；而同受此波金融危機衝擊的中國大陸和日本卻在此時施以援手。¹⁶東協和南韓、香港等受害最深的國家和地區寄望在全球體制內獲得開發國家幫助的幻想破滅之後，開始體悟到東亞國家彼此在經濟上相互依存、榮辱與共的唇齒關係，只有尋求區域內國家間直接的經濟合作，才是東亞國家自我救濟的有效途徑。

以上凸顯出一項重大的課題，即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之迫切性與必要性，而經濟整合則是遂行經濟合作、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與手段。要之，經濟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區域合作更是全球化的重要環節，也是全球化的主要方式。區域合作導致近年來區域經濟的興起，成為影響世界局勢的重要因素，

¹⁶ 中共一方面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受害的泰國和印尼提供直接的金融援助，並且在承擔巨大金融壓力的情況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從而防止了東亞金融情勢的進一步惡化；日本則在自身經濟長期低迷不振的惡劣的情況下，也仍表示願意向東協國家提供貸款。

歐洲、北美經濟整合的效益，舉世有目共睹，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迄今則仍處在醞釀發展階段，此一態勢對東亞地區的全球競爭力顯然極其不利，也是當前東亞各國亟須全力以赴、共商大計的迫切課題。

三、當前東亞經濟整合的趨勢發展－東亞自由貿易區

目前全世界各地區幾乎都已成立了地區性的合作組織，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為最具代表性的區域經濟整合組織，相較之下，亞洲地區的經濟整合運動則起步較晚。現今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共同參與的區域經濟機制為亞太經合會，十幾年來其在貿易及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方面雖有重大貢獻，但形式上仍為一鬆散的組織，對其會員國的約束有限，故未來不易成為推動亞洲經濟整合的主導力量。而區域內的另一次區域整合組織－東協，則正逐漸嶄露頭角，尋將成為推動亞洲經濟整合的一股新興力量。

東協是亞洲最緊密的區域經貿組織，1992年第四屆東協高峰會中，泰國曾提出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構想，而印尼則提出共同有效關稅優惠（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 CEPT）之建議，會後當時六國首長簽署東協自由貿易區共同有效優惠關稅方案協議（Agreement on the 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 Scheme for AFTA），預定十五年內，亦即於2008年之前成立自由貿易區。第五屆東協高峰會再一次形成提前於2003年前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共識，而在1999年第三屆非正式高峰會時，又宣布六個創始會員國將從原訂2015年完成貿易自由化時程提早五年，亦即在2010年之前完成；寮國、緬甸、柬埔寨及越南則將提前三年，亦即於2015年前達成貿易自由化之目標。目前由於國際

自由化的腳步加速，亞太經合會成員日益增加以及中共經貿實力日漸龐大的影響，東協各國不得不開始重新思考他們的對外經貿戰略，其中尤其是以東協將透過自由貿易區與中共、日本、南韓個別成立自由貿易區（即「十加一」）以及與中共、日本、南韓共同成立自由貿易區（即「十加三」）¹⁷兩種發展趨勢最值得注意。

第十屆東協高峰會於 2004 年 11 月 25 日在寮國首都永珍召開，中共、日本、南韓、印度、澳洲、紐西蘭等六國則獲邀於會後加入。此次峰會除了通過「永珍行動計畫」外¹⁸，也同意自 2005 年起，將「東協高峰會」轉型擴大為「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此舉被視為為亞洲地區邁向東亞經濟共同體的發展鋪路。此外，中共總理溫家寶也與東協十國領導人簽署「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決定在 2010 年建立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並積極納入日本與南韓，同時中共也在會中提出穩步推進東亞自由貿易區建設的七項倡議，以推動東亞合作深入發展。而在中共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後，日本、南韓、印度、澳洲、紐西蘭等國也在高峰會閉幕時分別同意 2005 年初和東協展開自由貿易談判。

2005 年 12 月在吉隆坡召開的首屆東亞高峰會，除東協十國加中、日、韓「十加三」外，還邀請了印度、澳洲、紐西蘭，總共十六國領袖與會，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則以貴賓的身分出席。會中決議通過並發表「吉隆坡宣言」，明確指出東亞

¹⁷ 2004 年 11 月 25 日出席第八屆東協與中共、日本、南韓「十加三」領導人會議時，各國領袖 29 日同意 2005 年起將現行「十加三」峰會正式更名為「東亞高峰會」，朝實現亞洲地區的歐盟式單一市場邁進一步，不過後來有所更改。

¹⁸ 此為加速推動 2020 年成立包括東協安全、經濟和社會文化的「東協共同體」目標的計畫方案。

高峰會在致力推進本地區一體化建設，應與東協的建設保持一致，而東亞高峰會也將被建構成一個就戰略、政治與經濟等共同議題進行對話、並以促進東亞和平、穩定和繁榮為目標之論壇。¹⁹雖然首屆的東亞高峰會並未如先前所計畫的取代「十加三」的機制，反而演變成一個兩者互補並行，且規模較大、開放性較強的「東亞高峰會」，而且其會談議題也並未涉及實質整合之內容，但透過會後宣言就可察知，一個不同於歐盟與北美、且深具東亞特色的區域整合大「框架」一意即由位居核心的「十加三」負責推動東亞經貿整合一已然浮現。²⁰

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是關稅暨貿易組織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世界貿易組織規範下最常見的經濟整合模式，係指兩國或多國之間彼此給對方的進口產品或服務貿易較低（相較於非簽約國）的關稅或較優惠的條件，乃是世界貿易組織非歧視原則的例外之一。自由貿易協定揭櫫的目標是藉由區域經貿提前自由化，以達成加速全球貿易自由化為最終目標。亞洲是較晚參與自由貿易協定風潮的區域，當歐洲、北美以及南美盛行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之際，亞洲並無簽署任何一個自由貿易協定，直到 1997 年方出現東協簽署優惠貿易協定。最近幾年，亞洲區域內各種雙邊和複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通稱為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則有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方面，已簽署的有新加坡與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原稱「緊密經濟夥伴協定」，即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日本與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南韓

¹⁹ 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聯合報》，2005 年 12 月 15 日，版 13。

²⁰ 洪財隆，〈東亞高峰會後的東亞經濟整合情勢—兼談台灣因應之道〉，《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006 年 1 月號。

與智利自由貿易協定、中華民國與巴拿馬自由貿易協定等；推動中將簽署的有新加坡與美國自由貿易協定、新加坡與歐洲自由貿易協會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洽簽中的泰國與中共自由貿易協定、日本與南韓自由貿易協定等。至於在複國間自由貿易協定方面，除已登場的東協自由貿易區外，還有簽妥協議將在未來十年內成立的東協加中共自由貿易區、正積極談判的東協和日本自由貿易區、東協和南韓自由貿易區，以及正在醞釀發展中的東協與中共、日本、南韓自由貿易區。

由於地緣政治複雜，粗略勾勒目前亞洲區域內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趨勢，似乎已出現南、北分別以新加坡和日本為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樞紐（hub）向外擴散，加上以東協為複國間自由貿易協定樞紐的態勢，這些雙邊或次區域的複國間自由貿易協定，使得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呈現多元化之發展型態。此與歐洲聯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係由大國推動並主導的發展模式，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未來當東協與中共成立自由貿易區後，繼而再聯繫到由中共、俄羅斯和中亞四國所組成的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屆時亞洲大陸將出現南北自由貿易協定一體化，並與擴充成員國後的歐盟和全美洲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²¹ 亞洲地區這股正在掀起的自由貿易協定風潮，對未來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朝向貿易自由化的方向發展，大有推波助瀾之效，東亞自由貿易區之建構，似乎已是指日可待。

²¹ 見吳福成，〈亞洲區域 FTA 的現況與展望〉，《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003 年 5 月號。

肆、東亞經濟整合的角色扮演——東協、中共、日本、南韓、美國

當前的東亞經濟整合運動的有關國家中，東協十國積極主動扮演著推手的角色，中共則予以熱烈響應並協力推動，日本與南韓隨後亦開始積極參與，美國則一方面著手與東協各國進行個別雙邊會談，加強美國對東協國家的經貿關係，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在亞太地區（以 APEC 經濟體成員為主）建構另一個更加緊密的貿易區塊（trade block）的打算。各方正紛紛施展渾身解數，準備大展身手。以下分別探討東協、中共、日本、南韓與美國在東亞經濟整合運動中所扮演之角色。

一、東協

在東亞的區域經濟整合過程中，東協所扮演的是整合發動機的角色。東協成立的原始目的即為維護東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經濟成長，而 1993 年 1 月 1 日簽署的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決定東協將於十五年內完成自由貿易區，到了 1977 年 8 月第二次高峰會，各成員國簽署「東南亞國協優惠貿易協約」(The Agreement on ASEAN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ASEAN-PTA) 以及其他相關的經濟合作配套措施，至此會員國間的自由經貿合作關係才開始逐漸加強。但是受到了 1997 年金融危機的衝擊，加上國際自由化腳步的加速、亞太經合會成員日益增加以及中共經貿實力日漸龐大的影響，東協各國不得不開始重新思考他們的對外經貿戰略。近年來東協區域化發展有三項主要策略：²²

²² 宋鎮照，前揭文，頁 8。

1. 建立「新東協」(New ASEAN)的新面貌的角色。一方面逐漸走出威權領導，積極追求區域經濟成長，以及推動民主與反恐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則改變過去的外交認知與策略，強調亞太地區的政經秩序重組不一定要以東協為支配主軸，但一定要透過東協為中心的運作才能有所展現。
2. 建立一個高度整合的「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東協將以更積極的「開放外交」立場來與對話夥伴國或其他國家保持密切的接觸，並建立經貿聯繫，來維持其外向的發展策略，同時期待在 2020 年前建構完成包括「經濟共同體」、「安全共同體」和「社會文化共同體」的「東協共同體」。
3. 積極加強東協「十加一」、「十加三」、「東協區域論壇」與東協自由貿易區等多層次策略的經貿關係。

就第三項策略而言，東協一方面進行東協「十加三」高峰會，凸顯東協在東亞地區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進行東協「十加一」高峰會，分別與中共、日本、南韓和印度等重要經濟體個別舉行高峰會，發展密切經貿關係。同時透過「東協區域論壇」來對東亞區域安全與衝突發揮預警和防範機制，以及經由自由貿易區來提高東協在區域的經貿談判地位和優勢。而其成員國除了個別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來增強彼此的經貿關係外，也積極主導亞歐高峰會(Asia-Europe Meeting, ASEM)和亞太經合會的發展，以集體聯盟的方式提高其在區域中的談判籌碼。因此，東協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協定簽署、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十加一」、「十加三」等之操作，都成為東協發展的重要策略，特別是東協「十加三」自由貿易區完成後，更將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區域組合體。2004年11月29日的東協峰會中，更通過前述之「永珍行動

計畫」方案，為亞洲地區邁向歐盟式的單一市場整合鋪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協國家中，除了泰國和新加坡展現較積極的企圖欲與中共經濟整合外，其他多數成員如菲律賓等，仍對區域影響力日漸高漲的中共與潛在軍國主義的日本懷有戒心，換言之，東協對於未來與中、日等東亞大國分享東亞整合的主導權並非毫無疑慮。為了穩居東亞整合「駕駛座」的主導地位，在新加坡與印尼的主導以及日本的幫助下，東協順利的邀請了印度、澳洲和紐西蘭參與 2005 年的首屆東亞高峰會，達到了東協欲削弱中共在整合事務上發揮大國優勢的目的。而藉由峰會後各國領導人簽署的「吉隆坡宣言」等相關文件，東協也再次確認了其為東亞整合的主要推動角色地位。²³

綜言之，東亞地區未來存在著中、日角逐區域強權的威脅，許多觀察家認為在這種權力爭奪的複雜情況下，東協目前尚缺乏成為東亞共同體發動機的實力、必要手段和政治影響力，而邀請印度、澳洲和紐西蘭等國的加入雖然達到了東協欲平衡（counter-balance）區域大國的作用，長遠來看，此舉卻明顯的弱化了東亞的一致性（coherence）。不過不可否認的是，東協各國在 1997 年還因亞洲金融危機深受重創，如今不到十年，藉由其對內與對外積極的經濟整合策略，東協已成為東亞整合的推手以及亞洲各國競相爭取之合作對象，其對未來東亞地區經貿發展的影響，實在不容小覷。

²³ 溫家寶，〈中共不謀東亞支配地位〉，《聯合報》，2005 年 12 月 15 日，版 13。

二、中共

近年來中共一直積極地展開其全球戰略的佈局，從拒絕參與國際建制轉為積極參與、甚至主導建立區域國際組織，從與俄羅斯簽署「中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到 2001 年與俄羅斯、中亞諸國建立之「上海合作組織」，從積極發展與歐盟的關係到外長親自參與「東南亞－拉丁美洲論壇」，在在顯示其著眼全球的外交佈局。在東亞的區域經濟整合方面，中共也扮演著一個積極主導的角色，藉此形塑中共東亞大國角色，主控新的區域權力核心。從中共經濟與軍事實力來看，中共已逐漸在國際事務議題上有能力影響他國之能力，而「十加一」自由貿易區之建立不僅可以破除東南亞國家「中國威脅論」與中共武力崛起的疑慮，更可藉此拉攏東協來強化中共在亞太政經體系中的主導性地位，以排擠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經濟領導地位及增加中共與美國折衝的籌碼。

1996 年中共即與東協建立全面對話夥伴關係，1997 年第一屆東協「十加三」元首高峰會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舉行，中共便開始積極尋求加入東協之經濟整合運動。2001 年 2 月中共在海南島成立「亞洲博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目標是協助亞洲國家拓展其經濟利益，標榜「亞洲人談亞洲事」，體現了自二十世紀以來，中共首度在區域經貿事務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2001 年 11 月東協與中共宣佈建立自由貿易協定計畫，中共將在三年內全力促成與東協的合作計畫，給予東協落後四國優惠待遇，並減免東協進口貨物的關稅。同年 12 月，在汶萊的東協「十加三」高峰會上宣示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充分展現中共主導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旺盛企圖心。2003 年 10 月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東協「十加三」高峰會，中共又與東協簽訂「東南亞友好合作

條約」以及「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宣言」，同時也與日本、南韓舉行「第五次三國高峰會議」，發表「共同宣言文」，強化三邊在安全議題上的合作關係，並對未來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的問題啓動對話機制加以推動。²⁴2004年1月，中共與港、澳實施「緊密經貿關係」，中共總理溫家寶並於同年11月29日在寮國永珍與東協十國領導人簽署「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正式全面啓動「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中共與東協去年上半年雙邊貿易額已達六百億美元，預期到2010年，雙邊貿易額更將高達兩千億美元。²⁵

在中共看來，與東協的經濟整合不只是成爲全球第三大經濟規模的意義，也是促進其經濟均衡發展與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助力。東協的版圖對於中共的重要性，除了擴大經濟規模、增加中共在亞洲的影響力外，還有一更深層戰略意涵的考量。近來中共提出與東協共同修築起自雲南昆明，經越南、柬埔寨、緬甸、泰國、馬來西亞至新加坡的「泛亞鐵路」，並幫助泰國與柬埔寨作鐵路連結，此舉除了將方便東協物資運進中國大陸西部外，更重要的是，有了這條貫穿中南半島的捷徑，中共將擁有進入印度洋的管道，對其重要能源管道的確保，意義重大。印度洋是中國能源的重要通路，過去中共僅能從南海繞過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但其中包含日本、臺灣、南海領土爭端等不確定因素。而這條「泛亞鐵路」不僅連接了東協國家，使中國大陸西部地區出海運輸距離縮短五千公里，確保了能源通道，往西更可與中亞連結，進一步伸向歐洲。從這個戰略佈局來觀察，在國家發展目標導引

²⁴ 〈臺灣正逐漸成爲東亞政經整合的孤兒〉，《中國時報》，2003年10月12日，版2。

²⁵ 〈東亞峰會、中日爭鋒〉，《聯合報》，2005年12月11日，版13。

之下，中共正在一步一步地崛起，亞洲各國自然看在眼裡，因此日本、南韓、俄羅斯、印度、紐西蘭、澳洲、美國紛紛尋求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俾共享商機。²⁶

中共與東協的合作，刺激了亞洲各國合縱連橫的經濟合作，這未嘗不是一件美事。但對中共而言，東協的市場其實並不那麼重要，因中共對東協的進出口都不到 10%，只是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快速，在其龐大的經濟體系之下，中共當然希望擴大它對鄰近國家的影響力。而且以中共目前國內生產要素的價格與競爭力而言，它對於東協國家的競爭更是有恃無恐，因此是否與東協組成自由貿易區並不是一個急迫的問題，其隱藏的背後真正原因並不單純。

由於中共積極想與美、日在東亞區域爭霸，多年來急欲建立在東亞高峰會的主導地位，其策略即「封殺台灣，離間日本，隔離美國」，將原本處理經貿事務的峰會延伸擴及到政治、軍事合作等議題，企圖創造一個「中國主導的東亞社區」，將美國的影響力排除在逐漸成型的東亞區域體系之外，這才是中共胸懷中真正的鴻圖大略。目前觀諸中共與東南亞國協間的頻繁互動，中共很顯然已經取代美、日兩國，成為新興的東亞經濟領袖。²⁷隨著中共經濟實力日趨強大，它一直希望可能把經貿的觸角伸到每一個可能的地方，也藉此來打擊或排擠我國，壓縮我國的經貿生存空間，目前在東亞區域的政府組織會議中，除了由美國主導的亞太經合會之外，台灣幾乎被摒於大門之外，相對地中共當局卻積極地透

²⁶ 張惠玲，〈東協與中國合作－臺灣的亞洲位置在哪〉，《聯合報》，2004 年 12 月 17 日，版 15。

²⁷ 溫英幹，〈中國經濟勢力，老美也大受威脅〉，《聯合報》，2004 年 12 月 14 日，版 15。

過對話機制操作，分別在東南亞與東北亞展開一波波的政經攻勢，我們顯然不能掉以輕心。

三、日本

日本過去對待東亞整合的態度是消極保守，近來則轉為積極主動，然而日本之所以積極拉近和東協的關係，主要是爲了它和中共的競爭，並非真的要主導東亞的經濟整合。在過去東亞的區域整合過程中，東北亞國家介入區域性整合的程度並不深，態度也不積極，因而形成「北冷南熱」的態勢。從 1980 年代以來，日本一直是東協國家最大的海外援助國家，每年提供東協相當多的官方援助貸款與協助約 40 億美元，而東協則扮演著日本原物料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供應者以及製造業的主要生產基地和市場的角色，兩者在經濟方面有著和諧且互補的關係。依照「互賴理論」中經濟層次的相互依賴會產生政治影響力的說法，日本與東協之間的政治外交關係應該是極爲親近密切才對，但事實並非如此。日本政府只是單純扮演著資金提供者的角色，對於東協事務，日本仍然只是一個旁觀者。而自 1997 年以後，由於中共經濟的逐漸崛起，在中共與東協國家的關係日益密切之下，雖然東協與中國大陸雙邊的貿易關係不及東協與日本，東協仍然是日本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出口地區，日本也依舊還是東協除了其內部國家貿易之外的最大出口國，但是日本政府還是相當的保守和被動，未能善用其經濟實力去影響東協的政治與外交。

不過自 2000 年起，這種情況顯然有了轉變。日本除了開始積極參與東協「十加三」的活動之外，也與新加坡簽訂雙邊的貿易協定，並自 2004 年開始生效。2003 年 12 月 12 日，日本又與東協

十國在東京簽署「東京宣言」，雙方聲明除了將致力於擘建東亞共同體之外，並謀求在 2012 年之前成立日本與東協自由貿易區，日本政府也承諾將於三年內提供三十億美元的經濟援助給東協國家。而在中共於 2004 年 11 月 29 日與東協十國領導人簽署「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正式朝亞洲大經濟圈方向邁進以後，日本對東協的態度更為積極，不僅在 2005 年 4 月與東協開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繼而建立自由貿易區，更積極推動印度和澳洲參與 2005 年的東亞高峰會。

日本對待東亞整合的態度由保守轉為積極，推究其原因應有二。其一，對日本而言，該國企業在東協國家的投資甚多，將來建立自由貿易區後即可因產業互補關係，提高其附加價值高的產品競爭力，進而化解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的挑戰，而對東協國家而言，則希望透過建立自由貿易區，爭取日本企業擴大對當地的投資；其二，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日本並不希望中共成為亞洲合作的主導力量，因而對中共近年迅速增長的經濟實力以及潛在的軍事力量感到憂慮，這也合理的解釋了日本欲借助印、澳兩國參與東亞高峰會來制約中共的作為。

日本過去的外交政策一向唯美國馬首是瞻，而美國與東協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和外交利益卻是極端的不對盤，因此日本過去對東協的政經政策相當的保守。以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為例，日本政府曾提議在東亞成立「亞洲貨幣基金會」，以穩定東南亞的金融體制，東協國家對於日本願意在區域之間扮演穩定者角色自然表示十分的歡迎，但是美國卻以已經有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需再另外設立區域性的貨幣體制為由加以反對，日本政府的建議遂胎死腹中。此外，在 2001 年九一一事件後召開的東協「十

加三」會議上，日本倡導全面支持美國譴責世界恐怖主義的決議遭到了東協國家的否決，證明未來日本和東協在對若干國際事務的認知上仍存在嚴重分歧。當前日本對東協外交政策的轉變，主要是受到國內新保守主義興起的政治因素和日本經濟持續衰退的經濟因素兩相交錯影響所致，而在美日安保條約的架構之下，未來日本對東協的外交政策，恐怕仍只能在美國東亞政策的框架內牟取其商業利益，難以有大幅度的突破與進展。²⁸

四、南韓

在舉世經貿國際化的進程當中，沒有一個國家希望自己被邊緣化，²⁹因此每一個國家都會努力積極去參與，甚至想要領導某一個區域經濟組織。不但如此，事實上許多國家也都紛紛個別去簽訂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以強化本身在區域內的地位與影響力，譬如新加坡與紐西蘭、日本與墨西哥、南韓與智利等。而這些國家能簽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理由，一方面在於兩國的互補情況較大，一方面也是對外擴張貿易的好機會，近年來南韓在這方面表現得頗為積極。

南韓前總統金大中曾在 2001 年 11 月 5 日的東協國家和中共、

²⁸ 蔡增家，〈東亞區域整合－日本的立場及策略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第二屆亞太學術研討會論文，2004 年 4 月 29 日，頁 15-16。

²⁹ 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 此一概念最先由「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CTAD) 在 1997 年所描述，原意指涉一種存在於兩個層次上的複雜現象。首先，它可被視為每個社會中處於弱勢地位團體的社會條件；其次，如果放到國際社會來討論，則指在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過程中，某些 (個) 國家的經濟與發展之受到危害。而且不當的經濟政策將加速與加劇邊緣化。見：「Marginalization」 in Walter Goode,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Policy Ter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日本、南韓「十加三」領袖高峰會上提出「東亞展望報告」，呼籲推動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設置「亞洲貨幣基金」，建構「東亞智庫」，統一區域內各國的認證制度等。而在 2004 年 11 月召開的第八屆東協與中共、日本、南韓「十加三」領導人會議，中共與東協國家領袖達成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之後，南韓也在同一天和新加坡舉行自由貿易談判，進展相當順利；南韓總統盧武鉉也決定在 2005 年初和東協展開自由貿易談判，目標在兩年內簽署自由貿易協定。³⁰截至 2003 年止，東協與南韓的貿易額已經高達 322 億美元之譜，未來的進展將更為可觀。³¹

東協與南韓的自由貿易協議已在 2005 年底完成簽署，協議內容包括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爭端解決等各項，將為東亞 5.48 億人口的市場創造出 1.4 兆美元的經濟價值。³²惟由於該協議內容將稻米排除在外，與身為全球第一大稻米出口國的泰國利益不符合，因此泰國成為唯一拒絕與南韓簽署自由貿易協議的東協國家。而在今（2006）年 7 月起，南韓與東協的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六國將開始調降彼此的關稅，逐步實現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而南韓與東協其它成員國，包括柬埔寨、寮國、緬甸和越南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則在稍後將全面實施。

南韓近年來的經貿發展突飛猛進，目前已是東亞重要經濟體之一。在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金大中政府將南韓從經濟崩潰的邊緣拯救出來，其外匯儲備從四十億美元暴增至 2005 年底的 2,103 億美元以上，成為世界第四大外匯儲備國，成長速度極為

³⁰ 〈日韓澳紐印度加入東協自貿談判〉，《聯合報》，2004 年 12 月 1 日，版 13。

³¹ 〈東協峰會／明年啓動與日韓談判，納入紐澳將成最大自貿區〉，《速報》，2004 年 11 月 30 日。

³² 汪惠慈，見經濟部國貿局與 <http://www.bilaterals.org/>，2005 年 12 月 16 日。

驚人；而根據韓國銀行（The Bank of Korea, BOK）公布的資料，2005 年南韓的國民所得已大幅提升至 16,291 美元，遠遠超越我國的 15,271 美元。³³2003 年盧武鉉總統就任後曾保證，將創造一個以和平結束北韓核計畫為轉移的地區繁榮新時代，致力於建立一個包括中共、日本以及朝鮮半島在內的類似歐盟的東北亞經濟體，其雄心壯志可見一斑。不過長久以來，北韓問題一直困擾著南韓，今（2006）年 7 月 5 日北韓不顧美國、中共、日本、俄羅斯及南韓的事前警告，執意進行飛彈試射，又為東北亞憑添了一些緊張。今後整個韓國的經貿發展能否在亞洲、甚至全世界扮演重要的角色，兩韓紛爭問題是否能圓滿收場，將是主要關鍵。

五、美國

過去美國為因應歐盟的崛起與擴展，除在北美地區成立自由貿易區之外，也在亞太地區建構了一個自由貿易夥伴關係—亞太經合會，而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也強調東亞地區在打擊恐怖主義與消滅邪惡軸心國家等區域安全議題上的角色扮演。美國這些外交政策作為的背後，無論是基於經濟或安全的理由，基本上都有其整體國家利益的考量，面對當前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運動，美國不明確表態的立場與不積極參與的態度迄未改變。

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美國與東亞國家在經濟規模上存在著不相對稱的情況，若美國積極介入主導東亞區域的經濟整合，除了要提供市場、維持資金流動、保持匯率的平衡、協調各國總體經濟政策外，還要在發生金融危機時扮演救火員的角色，代價

³³ 資料來源見行政院主計處。

相當沉重；此外，美國也必須顧及東亞國家的反應，不太可能一廂情願地頤指氣使。而就戰略及經濟角度而言，雖然東協各國對美國都具有極高的重要性，但是因為東協國家之間的發展程度各有不同，如新加坡與汶萊開發及富庶程度較高，泰國則屬中等程度，越南及柬埔寨較為落後貧窮，美國雖樂於與所有東協國家發展自由貿易，但其中仍然有許多現實問題存在，必須按步就班的解決或克服。因此，美國對與東協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態度並不積極，比較熱衷的反而是個別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

目前東協與中共「十加一」自由貿易協定已經簽署完成，東協六個創始會員國將與中共在 2010 年建立自由貿易區，另外四國也將在 2015 年加入這個自由貿易區，屆時將形成一個十七億人口的超級大市場，區域的國內生產毛額將達二兆美元，成為僅次於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而日本與南韓則因為擔心「東協—中共自由貿易區」會形成排擠效應，也提出與東協成立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因此東協「十加一」與「十加三」的計畫如果完成，對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之消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目前美國雖有亞太經合會這座聯繫它同東亞國家經濟關係的橋樑，但東亞地區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多少會為美國帶來貿易及投資的轉移效果，對其經濟發展並不有利，長此以往也會淡化以亞太經合會為代表的亞太合作的意義和有效性。就政治上而言，一旦東亞地區形成一個不包含美國的自由貿易區，美國的影響力將會相對衰退甚至被邊緣化，單以東協與中共間的自由貿易協定來說，由於此一貿易區的成員多為開發中國家，成立後對美國的經濟的直接影響應不大，但是它所產生的政治效果，以及對

整個東亞自由貿易區形成的指標意義，卻是美國所不能輕忽的。故面對當前東亞地區的這股自由貿易協定風潮，美國自不敢掉以輕心，其因應之道是快速與新加坡簽署、與澳洲洽簽、與泰國及南韓研議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試圖建構突破「東協—中共自由貿易區」的據點，同時利用反恐議題、穩定朝鮮半島核武問題以及南海與中國霸權問題，繼續深化其在本地區的影響力。

事實上，美國最擔心的並不是東協所主導的東亞自由貿易區，而是由中共或日本所主導、包括東協在內的東亞自由貿易區，這類經濟體的建構，無論東協是受益或受害，對美國而言都是不利的。這種疑慮更因美國未獲邀參與 2005 年之首屆東亞高峰會而浮上檯面，許多美國智庫學者和政府官員都認為這是中共試圖利用此類機制來排斥美國在亞洲影響力的具體表現，例如前美國眾議院議長福利（Thomas Foley）就曾表示，美國並不擔心美國被排除在這次的東亞高峰會之外，美國真正擔心的是「這樣一種傾向」，「中國威脅論」也因此再度甚囂塵上。³⁴

美國認為一旦中共在東亞自由貿易區中起了主導作用，不僅有可能對非會員採取貿易歧視，破壞世貿組織的規範，新的遊戲規則更將引發連鎖效應，對美國的經濟利益構成威脅，美國在東南亞的戰略地位會進而面臨挑戰，從而損及美國在本區的長遠戰略利益。若由日本主導，鑑於美日貿易長期存在的矛盾，也無法獲得美國的充分信賴。在此一兩難困境之下，美國未來應改採積極的領導路線，確保東協的中立性與穩定，使不偏向中共或日本。對美國而言，只要能維持東協的中立，未來東亞自由貿易區就不

³⁴ 〈東亞一體化進程存在路徑之爭前景難料〉，見 <http://news.sina.com/105-000-102-105/2005-12-19/0150180977.html>。

會成爲破壞世貿規則與美國利益的勢力，而美國亦可利用亞太經合會作爲協商平台，藉由與東協各國洽簽或修訂雙邊貿易協定的機會，加強美國對東協國家的經貿關係，並且有條件地協助東協從事經濟改革與發展。此一戰略佈局將爲日後東亞局勢的穩定奠定基礎，也爲美國在東亞地區重大利益的維護樹立起一道堅固的屏藩。³⁵

伍、東亞經濟整合對台灣的影響與我國的因應之道

一、東亞經濟整合對台灣的影響

在全球化與區域化兩大發展趨勢的影響下，過去靠個別國家單打獨鬥的貿易發展策略已行不通，唯有積極的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才能強化個別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確保國家經濟利益，這也是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協與亞太經合會等制度化區域組織所欲追求的目標。

目前東協「十加一」與「十加三」的合作機制係以經濟合作爲重點，逐漸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領域拓展。「十加三」合作領域相當廣泛，已建立八個部長會議機制，包括外長、經濟、財政、農業、勞動、旅遊、環境和衛生部長會議，並積極推動石油儲備制度、緊急稻米儲備體系和貨幣交換協定（Currency swap），開始進行建構「經濟安全網」。在「十加一」部分，東協與中共的「十加三」已確定五大重點合作領域，即農業、資訊通信、人力資源開發、相互投資和湄公河流域開發。中共、日本與南韓也

³⁵ 張子揚，〈東亞區域整合美國之立場與策略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第二屆亞太學術研討會論文，2004年4月29日。

在東協「十加三」與「十加一」框架下發展合作，包括經貿、資訊產業、環保、人力資源開發和文化合作，並建立六個部長會議機制，每年均召開領袖會議、部長會議、高官會議和工作會議。2004年11月30日，中共總理溫家寶與東亞國家的領導人也已初步達成經由「十加一」與「十加三」發展到東亞合作的共識。去年（2005）12月14日在吉隆坡召開的「東亞高峰會」（現已改名「東亞峰會」）也將被建構成一個就戰略、政治與經濟等共同議題進行對話、並以促進東亞和平、穩定和繁榮為目標之論壇。³⁶

準此以觀，一個以東協為主體架構的泛東亞經濟整合運動已然成形，一旦整個東亞自由貿易區或東亞共同體正式建構完成，東亞地區在全球政治、經濟等領域，將與北美、歐盟等地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中共也將藉由主導東亞合作，躍居世界政經舞台主角。屆時我國若尚未能融入東亞合作體系，在全球化政治、經濟發展下，我國的政治、經貿地位受到排擠效應之影響將會十分嚴重。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我國因應中國大陸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研究」報告中就曾指出：中國大陸與東協都是台灣重要的貿易伙伴，兩者一旦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在雙方所有產品的關稅皆降為零的情境下，中國大陸與東協的國內生產毛額都將因而有所增長；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幅度約為0.57%，東協各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幅度則在1%~5.73%之間。其中並以新加坡及泰國受惠最多，成長幅度在4%以上。在此同時，被排除在外的台灣，國內生產毛額將因此衰退0.05%，折合資料庫中的美金幣值約為減少1.49億美金；就個別產業來講，台灣產業受到不利

³⁶ 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聯合報》，2005年12月15日，版13。

的衝擊依序是成衣業、皮革業、紡織業、塑化業、木材加工及紙製品業。將來如果東協加中、日、南韓及香港進一步也成立自由貿易區，則對台灣的經濟負面將更為嚴峻，台灣的福利水準、產業產值及國內生產毛額都會因此而更為衰退，台灣的國內生產毛額預計也將衰退達 0.23% 之多，問題不容忽視。³⁷

二、東協「十加三」與其他自由貿易協定的衝擊效應

當前我國經貿地位所面臨的邊緣化威脅，主要來自以自由貿易協定為基本型式、日益興起的東亞區域主義，其中包括以東協為主軸的東協「十加三」，以及以中共、日本、美國這三個國家為洽簽樞紐、其他中小規模國家附屬參與的輪軸（hub and spoke）型態³⁸兩種模式。前一模式係採集團路線在發展，後一模式則採個別路線在進行。

以目前較佔上風的東協「十加三」模式而言，其最大的展望或挑戰，在於未來是否能透過此一合作型式與途徑，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甚至在東亞形成一個巨型經濟區塊（Mega-blocks），而與可能在未來浮現的美洲自由貿易區隔著太平洋遙遙相望，構成

³⁷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我國因應中國大陸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研究〉，2004 年 11 月，頁 150-151。

³⁶ 根據 Ronald Wonnacott 的輪軸與輪柄（Hub-and-Spoke）理論（Wonnacott，1996）。如果美國分別與墨西哥及加拿大訂立 FTA，而加拿大與墨西哥間並無協定，則美國為輪軸而加拿大與墨西哥分別為輪柄。此一輪軸與輪柄體系對於輪柄相當不利，因為佔據有利位置，多數的投資將投入輪軸；同時此一體系也不利於輪柄之間的貿易，輪柄所承受的不只是單純貿易移轉之失，而需承受雙重移轉效果。據此理論推斷，為了避免損失，輪柄會有強烈的動機與其他輪柄及輪軸形成一個像 NAFTA 一樣的單一的自由貿易區。見趙文衡，〈台灣與東協締結 FTA 之政經分析--- 一項研究設計〉，《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4 卷 1 期，2001，頁 84-90。

所謂「兩極太平洋體系」(bipolar Pacific)，而此一東亞區域板塊，亦將與美洲自由貿易區和歐盟鼎足而三，從而構成「三極世界貿易體系」(tripolar world trading system)。雖然這是一種較為封閉的經濟整合模式，我國一旦被排除在外，所受到的政經衝擊也會相當大，但是由於自始參加的國家較多，中共的影響力會被稀釋，我國成為會員的可能性反而較高。若就整體成立的可能性而言，由於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利益將會因此受損，此一模式的發展是否能夠成型，端視美國的態度而定。³⁹

不同於上述集團路線發展模式，個別路線發展模式強調以個別國家或地區為核心，並藉由兩兩雙邊關係形成自由貿易協定「輪軸」網絡。例如中共與東協雙方經由自由貿易協定之簽定、日本與新加坡的新世紀經濟夥伴關係等協定，以及美國與新加坡、澳洲、南韓正在洽簽的自由貿易協定，都是屬於此一脈絡的發展型式。在此一型態下的自由貿易協定走向，我國如果被排除，在經貿上所受到的衝擊相對於前一型態應屬較小，但是個別國家承受中共的影響則相對較大，由於「輪軸理論」的效應以及「中國因素」的作祟或影響，將持續讓我國在尋求此類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洽談對象時，舉步艱難，從而有被邊緣化之虞。⁴⁰

三、我國未來的因應之道

面對這股以自由貿易協定之簽署為基本型式而興起的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潮流，我國未來如果在經貿發展上不能擬具一套有效

³⁹ 洪財隆，〈FTA 風潮下談台灣的邊緣化問題〉，《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2004年1月。

⁴⁰ 同前註。

的因應策略，則不僅在經貿發展方面將受到空前的擠壓，在政治、社會、文化和國家安全等各方面也都將會有全面被邊緣化的危機。前引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的「我國因應中國大陸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研究」報告中，曾分別提出經貿、產業、政治、其他以及後續研究建議等五項重大因應策略與具體作法，內容極為精闢周延。基本上，這股東亞經濟整合潮流乃是區域主義的經濟區域化趨勢，與當前全球化的國際政經關係發展趨勢並不相侔。因此在回應的方式上，如果能夠以較高層次的全球化策略來對應此一區域化發展，多面向去結納經貿發展的關係，將會有效紓解台灣所受到的壓力，從而進一步獲取更大的伸展空間。本文僅提出幾點淺見如下：

(一) 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與亞太經合會的組織活動

世界貿易組織為一國際間正式建制化之組織，具有明確且具法律效力與拘束力之規範。會員間不但經濟發展程度有別，彼此經濟結構亦有相當差異，而會員係以議題取向尋求合作夥伴，並非固定依附某一特定立場或會員。因此我國可在經貿領域具有競爭優勢的議題上，與立場相近之會員進行結盟，以發揮我國的影響力。入會之後如何利用世界貿易組織機制協助我國廠商排除貿易障礙、拓展商機，也是我國的重點工作。因此，今後我國應多方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的各項活動，並協助推動相關措施，俾廣結善緣，拓展國際活動空間。至於亞太經合會，其為一開放性區域協會，亞太經合會所達成貿易自由化之協議，亦適用於其他非會員體。其特色為會員以經濟體之名義加入、以共識決及非拘束性為議決與執行之基礎，無法律拘束力。目前經歷十多年的互動、整合和發展之後，已逐漸浮顯出「亞太經濟社區」的輪廓，若亞

太經合會能將各經濟體之間已經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串聯起來，將更能帶動各經濟體之間的經貿往來，從而建構起「亞太自由貿易區」，強化太平洋兩端美洲與東亞的連結。我國亦可藉此架構，與其他經濟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多方面開拓經貿發展的領域，走出被邊緣化的陰影。

（二）多方與東協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此為輪軸與輪柄理論的運用。自由貿易協定的根本特質，在於經貿差別待遇。而由於洽簽對象的選擇泰半出於政治考量，以及在洽簽過程中所衍生的一些非經貿議題的合作倡議，使得我國周邊的重要經貿夥伴，包括日本、南韓與東協國家，或懼於中共的威勢，或急於與中共發展經貿關係，大多猶豫或不願意與我國作類似的接觸。但是東協諸國中，有的開發及富庶程度較高，有的則較為落後貧窮，彼此發展程度各有不同，我國可就其不同需求，與他們發展較密切的經貿關係，進而個別洽簽自由貿易協定。譬如新加坡和菲律賓與我國鄰近，傳統的關係也比較密切友好，我國如能及早與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便可藉由與此二國的經貿關係，發展與其他東協國家的經貿關係，有效突破中共的圍堵。

（三）早日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爲了因應目前的東亞整合發展，美國曾在 2003 年提出「推動東協貿易計畫」（Enterprise for ASEAN Initiative, EAI）倡議，期與東協各國進行個別雙邊會談，並透過美國與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設立「資源整合方案」（Integrated Sourcing Initiative, ISI）機制，以確保美國在東南亞的政經利益。但這只是美國的權宜之計，她真正要的是一個涵蓋亞太地區（以亞太經合會成員爲主）且更加

緊密的貿易區塊。⁴¹我國如因中共的抵制而無法參與東亞區域的經濟整合，則與美國所處的地位相似，基於沆瀣一氣的立場，政府應設法及早與美國完成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

目前我國與美國的關稅已經很低，甚至已幾近自由貿易。美國的平均加權關稅不到 2%，我國則略高，約 3% 左右，因此即使兩國的關稅都降至零，所減少的幅度也十分有限，可見兩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後所帶來的立即直接的福利效果並不大，但是卻標示著兩國經濟整合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自由貿易協定應該說是兩國進入更深度整合的鑰匙，同時也代表雙方將共同開發深度整合所帶來的無限利益。無可置疑的，深度整合所潛藏的利益將遠大於自由貿易協定本身，若不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雙方的整合將停滯在此 2% 或 3% 的關稅稅率中，非但無法創造更深度整合的利益，原有的整合利益也將會在東亞加速整合中流失。而就國際政治現實而言，如要突破「中國因素」對台灣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箝制，美國的態度將具有旗艦效果，其他國家如日本與新加坡，雖然承受的壓力與美國不盡相同，但也相當可能因為台美自由貿易協定有所突破而跟隨。此外，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象徵對自由貿易的承諾，也象徵區域內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無礙經貿環境，此一自由開放形象將吸引更多貿易與投資進入。⁴²因此，兩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如能獲得突破，將會產生帶頭作用，促成其他國家的跟進。故我國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只是一種策略運用，雖然協定本身並不能帶來太大利益，卻是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⁴¹ 吳榮義，〈東亞共同體之倡議與展望...兼談台灣因應策略〉，《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2004 年 3 月。

⁴² 趙文衡，〈FTA（自由貿易協定）是台美深度整合之鑰〉，《蘋果日報》，2004 年 6 月 12 日。

的入門石。⁴³

（四）穩定發展兩岸經貿關係

經貿是一國國力的展示，也是外交的延伸。在此波東亞經濟整合的熱潮中，由於中共的影響，我國顯然已被排擠在外，要想突破此一困境，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氛圍，穩定發展兩岸經貿關係，已經成爲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而其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積極與大陸建立良好與互信的經貿關係。自從 1980 年代開始，兩岸的經貿關係愈來愈深切，台灣對大陸的依存度也愈來愈高，⁴⁴但政府的相關政策並未能劍及履及，適時調整因應，以致喪失了許多先機。目前當務之急，除了要儘量開放與大陸的雙邊貿易與投資管道之外，也應立即開放三通，讓兩岸間的自由貿易能

⁴³ 相關研究指出，美台 FTA 更大的意義可能不在於雙邊 FTA 本身，而在於其帶頭作用。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已表明，如果美國率先打破外交上的僵局，先與台灣談 FTA，其他國家要與台灣展開經濟整合的談判就會容易一些，而台灣與其他亞洲國家加深經濟整合，將是最有可能長期支撐台灣經濟福利的因素。依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的評估，美台 FTA 對美國經濟的總福利只能挹注約二億美元，這和美國 1997 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七十九兆美元相較，所佔比例微不足道（0.003%）；對台灣而言，總福利可增加 10 億美元，佔 1997 年台灣 GDP 的 0.3%。中華經濟研究院將排除非貿易障礙計算在內，得到的估計是美國總福利增加 10 億 7000 萬美元；台灣總福利增加 26 億 3000 萬美元。另外，學者吉伯特（John Gilbert）的估計則是美國總福利增加 7 億 6000 萬美元；台灣總福利增加 10 億 4000 萬美元。參見〈美台 FTA：有助我國我與區域經濟整合〉一文，www.tssdnews.com.tw/daily/2004/05/12/text/930512a1.htm。

⁴⁴ 就台灣對大陸出口而言：1979 年 2100 萬美元，占台灣總出口 0.13%；2003 年 353 億 58 萬美元，占 24.5%。就台灣對大陸進口而言：1979 年 5500 萬美元，占台灣總進口 0.4%；2003 年 109 億 9200 萬美元，占 8.6%。而據中共商務部統計，2005 年全年，臺灣對大陸出口 746.8 億美元，進口 165.5 億美元，所占比重大爲提高，而臺灣對大陸出超更高達 581.3 億美元，大陸不僅成爲臺灣的最大出超地區，更取代美國成爲臺灣第一大出口市場，臺灣亦已成爲大陸第二大進口市場。

完全實現，並強化台灣在亞太地區的營運樞紐的地位。我們相信唯有讓中共充分瞭解到我們在經貿上的善意，才有可能消除中共對我國在國際經貿上的打壓。另一方面，若台灣能藉著對大陸的投資與經貿關係，強化台商對於大陸經濟的影響，則未來我國在與中共進行談判時，就能擁有更多可以運用的籌碼。而且國際經貿關係與國際政治關係殊無二致，都是以實力取勝。只要我們本身經濟實力足夠強大，維持我國在東協國家與大陸的大量投資，則我們在國際經貿組織上就可以取得有利的發言地位，當然也就不致於被邊緣化。⁴⁵

陸、結論

後冷戰時代以來，在全球化的風潮下，國際間相互依賴的程度日益加深，其中尤以經貿關係的發展最為明顯。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區域集團的發展，國際經濟結構除了受到全球化的衝擊之外，區域經濟整合趨勢的加劇，更加速了區域內的經濟合作與區域間競爭的可能。在全球的經濟區塊中，美洲與歐洲的區域經濟整合已以共同組成自由貿易區，或是更緊密的方式形成區域集團，而在國際經濟領域中築起了一道新的藩籬。東亞國家面對此一經濟全球化的衝擊與區域經濟板塊的擠壓，目前是以組成東協「十加三」與東協「十加一」的自由貿易區的方式來回應，其最終目標則應該是仿效歐盟成立「東亞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 EAC) 或「東亞自由貿易區」。而無論是「十加三」或「十加一」，都是由下而上或由小而大的擴張發展，也就是由多層的東亞次級

⁴⁵ 林祖嘉，〈東亞經濟整合趨勢與我國因應之道〉，《國家政策論壇》，2卷1期，2002。

區域經濟的互動或擴張出發的一種「經濟整合」現象，它們在實現東亞共同體或東亞自由貿易區的進程中，則代表著次級區域經濟向整個東亞經濟區域擴大的過程。⁴⁶

就當前這一波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內容而言，其實質進程顯然已超過早期的貿易協定，除降低或取消關稅及非關稅的壁壘外，尚包括服務業與投資自由化，智慧財產權與排除技術障礙等條文，以及安全、經濟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議題，此一進展已為簽約國間經貿關係朝向進一步的緊密結合鋪設了一條坦途。由此可知，區域貿易協定雖屬於經濟領域，但其政治上的效應卻不容忽視。目前東亞經濟整合的型態仍處在發展變動之過程中，終亦將成為影響未來東亞權力互動關係之重要變數。至於當前的東亞經濟整合運動的各相關國家中，東協十國積極扮演著發電機的角色，中共基於自身利益考量，熱烈響應並協力推動，試圖主導東亞事務的意圖十分強烈，故其欲扮演的是一個積極的規則制定者角色，日本與南韓則各有各的打算，故不落人後，開始主動參與，而美國則急欲擺脫被排除在外的劣勢，一方面著手與東協各國進行個別雙邊會談，加強美國對東協國家的經貿關係，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在亞太地區建構另一個更加緊密的貿易區塊的打算。

本文前已言及，在這股東亞地區經濟整合的熱潮中，中共顯然是站在整個舞台的中央，我國則有不得其門而入之苦。而正如中共、日本與南韓希望藉由區域貿易協定以增進其東亞經濟利益一樣，若我國無法參與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則其他自由貿易區所具有的「排他性」，將壓縮到國內中小企業外銷的拓展空間，進

⁴⁶ 袁鶴齡，〈ASEAN + 1 合作之可能性分析〉，見 <http://cgps.nchu.edu.tw/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51>。

而造成資金的外流，影響所及，恐怕不僅限於經貿層面而已。就此而言，我國應運用過去從事經貿發展所累積的經驗和優勢，積極與各國進行有關資訊科技、高科技、金融服務、旅遊和人力資源、安全、社會文化等領域合作與推動方向之研究，俾找出適切的區域經貿戰略，因應當前的趨勢發展。同時也要密切注意中共在未來「東亞自由貿易區」發展中的核心角色扮演，善用臺灣對大陸市場的經貿網路與地緣優勢，才能避免「邊緣化」的疑慮。⁴⁷

⁴⁷ 蔡宏明，〈善用優勢避免邊陲化〉，《中央日報》，2003年3月3日，版9。

參考書目

一、中文資料

1. Deutsch, Karl W.原著，李其泰譯，《國際關係的解析》(*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mel Hempstead: Prentice-Hall, 1968)。台北：黎明，1971。
2.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我國因應中國大陸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研究〉，2004年11月。
3. 吳榮義，〈東亞共同體之倡議與展望...兼談台灣因應策略〉，《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2004年3月。
4. 吳福成，〈亞洲區域 FTA 的現況與展望〉，《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003年5月號。
5. 宋興洲，〈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24期，2005，頁1-48。
6. 宋鎮照，〈從全球化與區域化分析東協的台海兩岸發展策略〉。嘉義：南華大學第二屆亞太學術研討會論文，2004年4月29日。
7. 林祖嘉，〈東亞經濟整合趨勢與我國因應之道〉，《國家政策論壇》，2卷1期，2002。
8. 洪財隆，〈FTA 風潮下談台灣的邊緣化問題〉，《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2004年1月。
9. 洪財隆，〈東亞高峰會後的東亞經濟整合情勢——兼談台灣因應之道〉，《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006年1月號。
10. 張子揚，〈東亞區域整合美國之立場與策略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第二屆亞太學術研討會論文，2004年4月29日。
11. 張維邦，〈歐洲整合的意涵與模式〉。台北：財團法人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12. 陳勁，〈歐洲聯盟之整合與體制運作〉。台北：五南，1999。
13. 趙文衡，〈台灣與東協締結 FTA 之政經分析 —— 一項研究設計〉，《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4卷1期，2001，頁84-90。
14. 蔡增家，〈東亞區域整合—日本的立場及策略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第二屆亞太學術研討會論文，2004年4月29日。

二、外文資料

1.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Goode, Walter,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Policy Ter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 Kupchan, Charles, "Regionalizing Europe's Security: The Case for a New Mitteleuropa," in Edward Mansfield/ Helen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09-238.
4. Sannwald, R. F./ J. Stohler, *Economic Integration*.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三、網路資料

1. 〈東亞一體化進程存在路徑之爭前景難料〉，
<http://news.sina.com/105-000-102-105/2005-12-19/0150180977.html>。
2. 〈美台 FTA：有助我國我與區域經濟整合〉，
www.tssdnews.com.tw/daily/2004/05/12/text/930512a1.htm。
3. <http://cgps.nchu.edu.tw/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51>.
4. <http://www.bilaterals.org>.
5. <http://www.fics.org.tw/topic/html/topic006.htm>.
6. 王遠嘉，〈「東協十加一」與「東協十加三」整合之比較研究——以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
<http://w3.ydu.edu.tw/ge/teacher/asean.pdf>。
7. 袁鶴齡，〈ASEAN + 1 合作之可能性分析〉，
<http://cgps.nchu.edu.tw/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51>。
8. 張錫鎮，〈東亞區域合作與合作機制〉，
<http://www.fics.org.tw/topic/html/topic006.htm>。

四、報紙

1. 《中央日報》
2. 《中國時報》
3. 《速報》
4. 《聯合報》

The Appraisal and Analysi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nd Coping Strategies for Taiwan

Hsin-Yi Chang*

Abstract

The idea of an East Asia economic integration was first rooted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in 1967. Due to the great power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area and the intra-ASEAN power conflicts, however, there had been little achievement regard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EAN's early years. After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at devastated most East Asian economies, those hit most by the slump in ASEAN, together with South Korea and Hong Kong, began to realize the fact that it wa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closer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make the region more resilient and less vulnerable to similar attacks in the future. The crisis thus catalyzed East Asian efforts towards greater economic integration. At the present time,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s looming to take the "hub and spoke" characteristic under the forms of ASEAN-plus-three (10+3) and ASEAN-plus-one (10+1), in which the ASEAN members take the lead,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e relatively late-comers. Unfortunately, Taiwan has been totally excluded from participation i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the moves toward deeper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despite its close investment and trade ties with the region. As a result, we need to move with all possible haste to formulate a workable strategy to respond to this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to avoid becoming marginalized from the process of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Keywords: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SEAN, 10+3, 10+1,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